

BANJIAN BAIBU GUSHI JINGDIAN

百年百部

故 事 经 典

生
死
亮
光

叶
林
生
著

Shengsi lianguang

1919

1921

1930

1942

1949

1956

1976

1985

1989

2012

2013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生死亮光

叶林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亮光 / 叶林生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1 (2014.2 重印)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ISBN 978-7-220-08975-6-01
I. ①生… II. ①叶…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023 号

生死亮光

叶林生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罗晓春
刘侯斌 张翠娟
马 艳
王 飞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 // www. scpph. com](http://www.scpph.com)
[http: // www. booksss. com. cn](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o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155mm × 218mm
14
144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975-6-01
3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9273

前 言

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沿袭，故事作为重要载体功不可没。从人类开始用语言交流起，故事传播就开始了。从茶余饭后的口耳相传，到书肆茶坊的讲史说书，“嫦娥奔月”、“牛郎织女”、“三国”、“水浒”等故事，就这样家喻户晓，代代相传。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故事逐渐进入文学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故事报刊迅猛发展并逐渐成为各原创类文学期刊中发行量最大的门类之一。但故事图书的出版相对滞后，远远满足不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策划编纂了《百年百部故事经典》丛书。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是中国原创故事作品和故事家的集大成出版工程，旨在“传承文明、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书系既囊括了鲁迅、胡适、郁达夫、许地山、赵树理、鲁彦、穆时英、汪曾祺、陈忠实等名家的故事作品，也收录了范大宇、赵和松、丰国需、崔新三、吴帮国、顾文显、黄胜、王兴菜、梅永远等中国当代主流故事家个人作品单行本，跨越百年，精彩纷呈，展现了中国最有实力的故事家的故事构建与社会观照。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入选故事篇篇精彩，或是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读者的神经，继而移步换景、欲拒还迎，直至将“包袱”抖出，令人拍案叫绝；或是平铺直叙却暗藏玄机，请君入瓮，让人感慨万分……故事虽为文学创作，却像一面面镜子，将人类的爱、恨、情、仇，社会的美、丑、善、恶映射在读者面前，全方位地展现社会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及内心世界，而在闹热之后留给读者的，还有一个个令人警醒的哲学命题和人间至理。

玻璃为镜，可以正衣冠；故事为镜，可以照心扉。《百年百部故事经典》的编辑出版，不仅对促进故事文学的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必将在不断实现艺术创新与文化繁荣的进程中，对滋养国人心性、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编辑委员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全生 刘海涛 江曾培

郑允钦 郑宗培 黄立新

编辑部主任 孙学良

编辑部副主任 黄 棋 刘莉萍

特约编辑 李建波 郝慧敏

作者简介

叶林生，男，生于1953年8月，江苏金坛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金坛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剧目创作室主任，副研究馆员职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自1978年从事新故事创作以来，陆续在《故事会》《上海故事》《民间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发表各类中短篇故事作品150多万字，先后有50多个故事作品分别在各省、华东地区和全国故事赛事中获奖，其中《茅山兵魂》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故事创作奖。已出版故事专集《风雨太平村》《人在江湖》和《桥上有个祸》等。

目 录

生死亮光·····	1
好你个镇长·····	4
等你爆炸·····	11
战友啊战友·····	18
给你留条路·····	26
最牛的一把手·····	32
脱缰的骚马·····	39
血色馒头·····	45
绝命的啸声·····	52
神豆罗传奇·····	58
绝路求生·····	64
义士死因不能说·····	72
生死鲫鱼背·····	79
九指连心·····	86
痴女如仙·····	90
我要回家·····	96

十七岁的单车·····	104
是祸躲不过·····	110
悲哀的报道·····	115
高考如梦·····	121
谁是我的亲娘·····	131
心里有个渴望·····	137
书呆子出招·····	144
匿名电话·····	149
我的地盘我做主·····	154
混混儿开会·····	160
沾沾你的光·····	166
一只尼龙袜子·····	172
旧壶之怨·····	178
有效证明·····	184
堵门讨债·····	189
陌生人借钱·····	194
做一回土匪·····	202
红猴赔子·····	209

生死亮光

这是有一年大地震中发生的事情，主人公是一对夫妻，男的名叫志强，女的名叫红英。

灾难降临的那夜，夫妻俩就住在人防招待所的一间地下室里。丈夫当过兵，曾参加过海城的抗震救灾。当地动山摇后从伤痛中醒过来时，在黑暗中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挣扎蠕动着摸索到妻子身边。妻子整个身子被卡进了混凝土预制块的缝隙里，只露出头和一只左手，她伤得很重，在痛苦而绝望地呻吟着。丈夫用双手吃力地扒动着妻子身边的碎石块，但这时一阵余震袭来，他也被紧紧压在了预制块下。

当丈夫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他的大半个身子已不能动弹，只有一只右胳膊能伸出去摸到妻子的手。妻子吃力地问他：“志强，我们能出去吗？会有人来救我们吗？”丈夫打起精神安慰道：“能出去的。上面的人知道我们被压在这底下，他们也许比我们还着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然而话虽这么说，丈夫自

己的心里并没有多少底。由于伤得太重，他感到神志越来越模糊。

不知又过了多久，妻子发出的呻吟声已经很微弱，只听她吃力地说：“志强，我好累，我要睡了……”丈夫在冥冥之中猛然一怔：不，不能啊！妻子和自己一样，要是这么睡过去，或许就再也不会醒来了！于是他强撑着用力攥摇妻子的手，又不停地把手放在地上揉搓着。忽然间，他们的手好像触碰到一件很熟悉的东西，志强抓在手里一摸，是一只小小的硬纸盒，再仔细一摸，里面装着一根根带圆头的小棒子。啊，是满满一盒火柴！他连忙摸出一根将那圆头按在纸盒上一划，“嚓”，一片耀眼的亮光顿时出现在两个人面前！

“啊，有火柴照亮了，不怕了！”妻子激动得瞪大两眼喊了起来。

然而，一根火柴毕竟很快就燃尽了，眼前又恢复了黑暗。妻子着急地对丈夫说：“你接着划呀，快再划一根啊。”

丈夫沉默了一会儿，说：“红英，一盒火柴只有 100 根呀，要是一根接着一根地划，很快就会划完啦。不如这样，我拿住火柴盒，把里面的火柴棒全倒在你的手边，你在我的手上慢慢地捏 300 下，就递一根火柴给我划亮，然后一根燃完再接着来。或许等划完这 100 根火柴，救我们的人就来了。”丈夫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转移恐惧和分散绝望。

听丈夫这么一说，妻子像是有了求生的希望，她答应了。

于是，妻子抓住丈夫的手一下一下地捏着，这样每隔二三十分钟，两个人的眼前就有一片亮光出现。

当火柴点完了第 70 根的时候，妻子在黑暗中慢慢松开了手：“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呀？”丈夫说：“别急呀，还有 30 根火柴没点燃呢。或许，救我们的人就在点燃下一根火柴的时候到呢。”妻子吃力地说：“志强，我再也没力气捏你的手了。”丈夫抓起妻子的手说：“要不这样，让我搭着你的脉搏吧，你的脉搏跳动 300 次，我就从你手边拿一根火柴来划亮，好吗？”妻子顺从地把手给了丈夫。

就这样，随着妻子脉搏的跳动，火柴被一根一根地相继点燃。……第 80 根……第 90 根……第 98 根……

就在他们点燃第 99 根火柴的时候，“咚”，“哗”，地层上面隐隐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响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接着一片亮光洒了进来——他们俩终于被救援的人们发现了！

事后这对夫妻才知道，他们在地底深处被埋了整整 7 天 8 夜，已经远远超过了生命的极限。而同样被埋在里面的另外 12 个人，都已在两天之前就相继死亡了。他们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那 99 根火柴延续的生命之光。

好你个镇长

这天早上，一个双眼通红老汉闯进镇政府大院，“噚噚噚”直奔楼上的镇长办公室，怀里还掖着一把铮亮的斧头。

镇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虞木根进去后，反手“砰”的一声关死了门。

镇长姓胡，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正独自伏在办公桌上忙着写些什么，连头也没抬：“嗯，关门干啥？马上有人来了。”

“胡镇长，我今天来……”

“哦，什么事，你说吧。”

见胡镇长还是轻描淡写没注意到他，虞木根“唰”地掀开上衣，将怀里那把斧头“嗖”地拔了出来，朝着办公桌斜对面的茶几上一放。不知是他手发抖还是那斧头太重，只听“啪嚓”一声，茶几上的玻璃碎了。

胡镇长这才抬起头来，一下子怔住了：“老虞，你，你这是干什么？”

见“下马威”起了作用，虞木根“咯”地一咬牙：“我今天来……是要你死个明白……”

老汉叫虞木根，今年五十多岁，是个碰着蛤蟆拦路都会绕开道儿的本分汉，和他老伴靠刨扒几亩粮田度日，家就在村主任宋文广家的屋后。今年春天，宋文广为了“辟邪”，在新造的楼屋后面搭起了一个茅池棚，那茅池棚的露天大粪缸不偏不倚对着虞木根家大门，相距不足五米。大热天，臭气熏人的茅池使虞木根一家天天恶心反胃咽不下茶饭，他老伴还因此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捧起饭碗就头晕呕吐。为了息事宁人，虞木根捧上一条好烟，赔着一张老脸，跟在宋文广的屁股后面转了一个多月，可宋文广总是打着哈哈装聋作哑。最后，虞木根一气之下壮起胆子，自己动手扒了茅棚、砸了粪缸。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天他老伴胃疼得厉害，去医院一检查竟发现已患上了胃癌，需要尽快动手术。为了凑钱，虞木根赶紧将刚晒干扬净的几千斤稻谷拉到乡粮站，总共卖了三千元。没想到结账时，这三千元却被会计按照宋文广的吩咐扣了下来，他拿到手的，只是一张因拆茅棚、砸粪缸而“违反了村规民约”的罚款收据，上面盖着村委会的大印。

这还叫人怎么活呀？霎时间，凄凉、悲哀和愤恨一起涌上虞木根心头，憨厚木讷的人失去了理智。他找到一把短柄板斧，霍霍磨亮了，冲出门就要找村主任宋文广，可转念一想又横了横心：宋文广要没上面撑腰，他敢这么无法无天？奶奶的，村主任太小！反正是豁出去了，要干就索性干大点儿，干他个惊天动地，让他们瞧瞧，我虞木根究竟是不是别人砧板上的肉！

说完，虞木根又一把抓起斧头，两只血红的眼球里射出一股杀气腾腾的寒光：“我虞木根不想活了，今天，我要死在这里。不过在我死之前，我要先劈了你这个当镇长的！”他喘着粗气咬紧牙关，两眼死死盯住镇长，像一头随时准备扑上前撕咬猎物的困兽。

胡镇长两眼不住地打量虞木根，嘴巴张得老大，喉结在急剧颤动，显然，胡镇长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正在紧张地考虑着眼前的对策。他竭力掩饰着慌乱和失措，但那说话的腔调，已全没了往日的威严：“老虞呀，这，这是何必呢？我跟你无冤无仇，也没招惹你，有话好商量……”

“少啰唆！”虞木根凶狠地打断了镇长的话，他是来泄愤的，不愿这么不疼不痒地磨叽。现在，他只希望胡镇长站起来跟自己搏斗，或者拍桌子喊人来，哪怕是挥挥手说几句推诿的官腔词儿也行，那样，他手中的斧头才能毫不犹豫地砍下去。于是他又蛮横地吼道：“你镇长不是比村主任大吗？你们不是官官相护吗？今儿个你别想活着出去！”

胡镇长直直地坐着，双手机械地放在办公桌上，胳膊一颤，满满一杯浓茶被碰翻了，那茶水沿着桌面“滴滴答答”地往地上直流。

虞木根看在眼里，心里忍不住骂道：还镇长呢，这会儿倒成了个软蛋！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反倒有些无所适从了。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驱使着胡镇长在做最后的努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既然如此，那也算是我真的活到头了，谁

让我这当镇长的工作失职呢？不过，在你动手之前，我想吸支烟，这总可以商量吧？”

吸烟？虞木根知道他是在磨蹭，可转念一想，反正门被关死了，斧头又在自己手里，谅他也跑不了。

胡镇长小心地看了虞木根一眼，见他没表示反对，这才伸手从身旁的一排文件柜里翻找香烟。也许是身体抖得厉害的缘故，那柜子里高高的一摞文件书报不知怎么晃了几晃，“哗啦啦”全翻倒在地上。镇长从那翻倒的文件书报里捡起一包香烟，揭开包装，可手指捏了几捏竟没抽出一支烟来，便只好将那整包香烟撕开，散壳的香烟一大半“扑落落”地滚在桌上和脚下。

嘿，你镇长也有哆嗦的时候啊，平常那威风劲儿都哪里去了？虞木根心里不由充满了一种自豪和满足，打从娘胎里出来，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

正在这时，忽然“笃笃笃”一阵敲门声，外面有个粗粗的嗓门喊道：“胡镇长，胡镇长。”显然，这敲门的知道胡镇长屋里有人。

虞木根一震，本能地直起两眼盯住胡镇长。此时此刻，只要胡镇长走上去打开门，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抡起斧头砍下去，砍一个够本，砍两个赚一个！

你别说，在这一触即发的节骨眼儿上，胡镇长还真够识时务的，他先仰着身子往椅子上一靠，那意思是明白地告诉虞木根，他不会去开门，接着他对门外道：“请等一会儿再来，我正在跟人谈话！”

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离去了，虞木根握着斧头的手软了软。奶

奶的，砍，还是不砍？他禁不住犹豫了起来。

胡镇长察言观色，似乎已经从虞木根的神情变化中看出了一线求生的希望，他谨慎地站起身，递一支烟给虞木根：“来，抽支烟吧？”

见虞木根没有反应，他又说：“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嘛，今天，就让我给你虞大哥拍一回马屁吧！”

“我……你叫我大哥？拍我马屁？”虞木根心里不由一阵讥笑：这真是“人怕凶，鬼怕恶”呀。他木然地接过香烟，看着胡镇长恭恭敬敬给他打火点烟的样子，又倔起劲儿道：“哼，你算了吧，你是镇长，我一个小百姓，高攀不上！”

胡镇长陪着笑脸：“你比我大三岁，应该是我称你大哥嘛。别看我是镇长，你是小百姓，可要是咱们俩换个位置，说不准你比我强哩。”

虞木根有些受宠若惊，他没主张了，那斧头不经意地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胡镇长继续察言观色道：“老虞呀，你可记得，去年在镇里的文明户表彰会上，我还给你发过奖状哩。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为人厚道，老实本分，逆来顺受，不被惹急了，是不会来当‘拼命三郎’的……”

这话，虞木根当然知道是拍自己“马屁”的，可倒也觉得是说到了心眼儿里：“这口气，你说我能咽得下去吗？官逼民反啊！”说这话的时候他虽然声音还很大，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已没有了刚进门时的那股恶气。